

DANGDAISHIJIE



CHANGXIAOSHU

W E N K U

(美) 纳尔森·迪米勒

我的邻居是黑手党(上)

我的邻居是黑手党

我的邻居是黑手党

作者 纳尔森·迪米勒(美国)

远方出版社

序 言

畅销书，就是那些最为读者喜爱，卖得快，销量多的书。一部作品产生了街头巷尾争相传阅的轰动效应，除了文学要素外，绝然还有它内在的东西，当然这种内在的东西不是我们几句肤浅的话所能涵盖的，只能由读者从各自的角度去细细品味。但有一点，这种内在的东西肯定是合乎时代潮流、迎合读者心理，开启读者心智的，是令读者群体产生共鸣与震撼的，它体现了一种思想、一种力量、一种个性。事实上，在当代——全球范围内的文学冷漠时期，一部畅销书的产生较以往更具有挑战性。原因在于我们面临的这个世界，与十八十九世纪、甚至是二十世纪前半叶相比，裂变的更加个性、更加丰富，人们也变得日益成熟与老到，对自己以外的其它一切充满了怀疑和不屑。许多曾被时髦挟裹到文学里的人早已远离文学，过去人们阅读十八十九世纪文学名著所产生的激动，盲从或单纯的被感召随着岁月的流失已不复再现，替而代之的是理性的思考。文学若再度激起人们的兴奋，自身就必须更加个性、智慧。所以在当代能骚动读者购买，获得读者欢呼的小说一定是具有独到之处的小说。

《当代世界畅销书文库》所收录的作品都是当代世界上最具权威和影响的畅销书榜的榜尖作品，是畅销书

系中最畅销的那部分。这些作品以欧美现代社会生活为背景，全方位向您展示欧美各国的社会习俗，人文思想，以及极具风格的异域风光和风土人情。不仅受到读者的青睐，也普遍受到评论界的一致好评，其中大部分获得了重大文学奖项，有的被拍成电影，电视连续剧，改编成音乐剧，有的一直有读者请求作者为之续作。我们把这些作品选编在一起，方便您阅读欣赏。你会在轻松、迷醉的阅读中领略当今世界新时代的风彩，尽而让世界文化熏陶自己，让新时代的思想、力量激励鼓舞自己。

编者

二〇〇一年八月

第一部

基本上，
美国本身就是最伟大的诗篇……

第一章

我是在4月里一个阳光灿烂的周末，于希克斯苗圃里第一次遇见法兰克·贝拉罗萨的，这个苗圃已为当地的士绅服务了一百多年。当时我们两人都正推着装满秧苗、肥料的红色手推车，向对面那个碎石停车场走去，我们的车都停在那里。他高声向我招呼：“是萨特先生吗？约翰·萨特，对吗？”

我注视着向我走过来的这个人。他穿着宽松的工作裤和蓝色的长袖运动衫。起先我以为他是苗圃的工作人员，但当他走近时，我才记起我曾在报纸和电视上见过他。

法兰克·贝拉罗萨不是那种你希望能在偶然机会下碰到的名人，他是一种特殊的美国名人——说穿了就是黑手党。在世界上的有些国家，像贝拉罗萨这种人可能会是被追捕的逃犯，但也可能会坐在总统府内；而在美国，这种人是栖居在名符其实的“黑社会”里。他是一个未被起诉和定罪的重犯，也是一个公民和纳税人；联邦检察官警告假释犯“不要交往的知名罪犯”，就是指这种人。

正因为如此，当这个恶名昭彰的黑社会人物向我走过来时，我怎么也想不到他会认识我？他想做什么？他又为什么要向我伸出手来。不过我还是握住他的手说：“是的，我叫约翰·萨特。”

“我的名字是法兰克·贝拉罗萨。我是您的新邻居。”

什么？我想我应该继续不动声色，但脸部肌肉可能已经抽搐了一下。“噢，”我说，“那真是……”太可怕了。

“是啊，很高兴认识您。”

“我的新邻居和我聊了一两分钟，看看彼此都买了些什么东西。他买了马铃薯、茄子、辣椒和九层塔，我则买了些凤仙花和金盏花。贝拉罗萨建议我应该自己种些食用植物。当我告诉他，我就吃金盏花，而我的妻子则爱吃凤仙花时，他不禁感到很奇怪。

分手时，我们握了手，但并没有明确说出要再次会面之类的话。

虽然这次偶遇是再平常不过了，然而当我发动汽车时，却有一幅不寻常的未来景象闪过我的脑海，而我并不喜欢我所看到的。

第二章

我离开苗圃向家驶去。

了解一下法兰克·贝拉罗萨选择把一家老小搬过来的这个住宅区，也许会有点帮助。它简直是美国最好的住宅区，比较之下，贝佛利山庄或者夏克海茨一带就变得像是一个住宅开发区。

它既不属于城区，也不属于郊区，而是纽约长岛上由具有殖民地时代风格的村落和大宅院所组成的住宅区。这个地段在当地被称为“北岸”，在全美和国际上则以“黄金海岸”闻名，但是连房地产经纪人都不同意大声地这样称呼。

这里住着极具渊源的名门望族，盛行着旧日的社交礼仪和传统观念——例如谁应有选举权，更不用说还有谁可拥有土地的问题了。黄金海岸所实行的并不是杰克逊所标榜的田园式民主。

如果有一个想买新房子的新富人因为知道这是个什么地方，而站在一栋因屋主经济拮据而欲出售的巨大宅邸前诚惶诚恐的话，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创业者们可能会望而却步，宁愿到南岸去买房子，因为在那里可能会感到自在一些。如果他们决定在黄金海岸置产，就必定会胆战心惊，深知最好不要去向毗邻的宅院借饮一杯高级威士忌，免得让自己显得寒酸。

但我认为像法兰克·贝拉罗萨这种人才不会理会他周围的什么天上神仙和冷漠的上流人士，他全然不知道自己脚下所踩的是一块神圣的土地。

也许他知道这一点，但却置之不理，那就更有意思了。在短短几分钟的交谈中，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具有原始粗犷活力的人。就如同一个文化较落后的战胜者霸占着一栋被征服的贵族大宅。

正如贝拉罗萨自己所言，他购买了我家旁边的一座宅院。我的宅院叫作斯坦荷普府，而他的则叫亚罕布拉。这一带的大宅都有名称，但没有门牌号码。为了方便美国邮政局，我的地址中通常会包括街名——格雷斯道——和村名——拉廷敦村。此外，还有邮递区号，但和其他邻居一样，我们也很少使用，而以长岛的旧区名代替。因此我的地址是：纽约，长岛，拉廷敦村，格雷斯道，斯坦荷普府。只要在邮件上写上这些，我就可以收到了。

我和妻子苏珊实际上并不住在斯坦荷普府里，因为那是一座用佛蒙特州花岗石砌造、极具艺术气息、拥有五十个大房间的大宅，光是开暖气时的电费就足以让我们耗尽一个月的收入。我们现在住的是用以招待客人的别墅，建于本世纪初，共有十五个房间，属于英国宅邸的风格。这栋别墅连着十亩土地（斯坦荷普府总共有二百亩土地）都登记在我妻子名下，是她的双亲送给她的结婚礼物。然而，我们的邮件则大多送到我们的门房，那是一栋更普通，而且只有六个房间的石造房子，住在那里的是乔治和爱赛儿·阿拉德。

阿拉德夫妇是我们所谓的老家仆，他们从过去就在这里干活，但现在已干得差不多了。乔治是我岳父威廉和他父亲奥古斯都雇来管理宅院的人。我妻子就是在斯坦荷普府里长大的。有五十个房间的大宅现在已废弃不用，而乔治可以说就是照料这二百亩土地的管理人。在前任看门人与其妻子在 50 年代被辞退之后，乔治和爱赛儿就接替了他们，免费住在这里。乔治勤俭刻苦，工作态度认真，但体力已不复当年。苏珊和我都发现，我们对阿拉德夫妇的帮助已超过了他们所能给我们的帮助——在这一带，这是司空见惯的事。乔治和爱赛儿主要是负责大门的区域：修剪树篱、油漆铁门、修剪宅院墙上和门房上的长春藤，并于春天时整理花坛。至于宅院里的其他事则听天由命，等到有必要时再说。

我把车驶离格雷斯道，沿着碎石车道开到大门口。为了出入方便，大门通常都是敞开的，因为这是我们通往格雷斯道和周围广大世界的惟一出入口。

乔治将手在绿色的工作裤上擦了擦，向我走过来，然后抢先打开我的车门说道：“先生，早安！”

乔治的作风老派，属于我们这个伟大民主国家里曾经昙花一现般兴旺过的一群职业仆人当中的孑遗分子。我偶尔会摆摆架子，但乔治卑躬屈膝的模样总让我感到不自在，而我的妻子则因为出身富家，觉得这是理所当然，所以并不以为然。我打开车子后面的行李厢说：“帮我一下好吗？”

“当然好，先生，让我来吧！”他搬起几株凤仙花和金盏花，放在碎石车道边的草地上。他说：“今年这些花儿长得真不错，萨特先生，你买到了一些好东西。我会先把这些东西种在门柱周围，然后再去帮你打扫房子。”

“我可以自己来。阿拉德太太好吗？”

“她很好，萨特先生，感谢您的关心。”

我和乔治的谈话总是有点呆板，除非乔治喝了点儿酒。

乔治大约在 70 年前出生于斯坦荷普府。20 年代的繁荣、随后的大萧条以及整个 30 年代“黄金时期”的衰落都是他儿时记忆的一部分。1929 年的大萧条过后，人们依然大开筵席、为初入社交界者开办舞会、举行划船比赛和马球赛，但正如乔治有一次对我所说的：“大家都失望了，丧失了自信心，而且战争也断送了好日子。”

我是通过历史书和生活在这里的耳濡目染才得知这一切的。然而乔治对黄金海岸的历史则有着更详尽的亲身体验，在几杯黄汤下肚之后，他会告诉你有关几个大家族的故事：谁常欺负谁，谁为了泄愤而开枪打死了谁，谁又由于失望而自杀了。当时在此

地存在着——如今在某种程度上也还存在着——一种仆人的聚会，而且只有拥有这类消息的人才能参加在宅院厨房、门房以及当地工人酒吧里举行的这种聚会。天知道他们是怎么谈论苏珊和我的。

如果说细心不是乔治的长处，但忠心却是他的美德。我曾亲耳听到他对一个修剪树木的工人说，萨特夫妇是好东家。严格说起来，其实他并不是为我工作，而是为苏珊的双亲威廉和夏洛蒂·斯坦荷普工作。斯坦荷普夫妇退休之后就去了希尔顿黑德岛，而且正试着要趁斯坦荷普府倒塌前卖掉它——对此，我不打算再多作说明。

关于爱赛儿·阿拉德，则有另一个故事。她表面上看起来一切正常，高高兴兴的，但私底下却怀着满腔愤恨。要是有人举起红旗，我相信爱赛儿·阿拉德一定会从地上捡起一块圆石武装自己，并朝我家走来。根据我的推测，爱赛儿的父亲可能是村里一个成功的小店老板，但后来由于听了那些有钱顾客的建议进行了而错误投资，进而又因为顾客付不出所欠的货款而破产——那些顾客本身也是因为破产而无法还债，当然那是 1929 年的事了。自从那时以后，这里的一切都变了样。我觉得富人因为破产而用酗酒、饮弹、跳楼等方法自杀或干脆一逃了之，置房屋、债务和人格于不顾，使自己失信于下层阶级。我知道，要对富人产生同情心很难，所以我能理解爱赛儿的想法。

然而，大萧条已过去了大约 60 年，现在也许正是我们勘查劫后状况的时候了。

如果说这一带着起来不像美国，我可要向你保证，这里确实是美国，只是外表与景观有点不同。

听听乔治是怎么说的。“萨特先生，就像我不久前告诉你的，前几天晚上有一群孩子进到大宅里，自己举行了一个派对……”

“有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损坏？”

“损坏不大，但有一大堆酒瓶。而且我还发现一捆那种……东西……”

“保险套。”

他点点头。“于是我仔细打扫了一番，把他们爬过的那个窗户上的三夹板也换了。但我想买些金属板来。”

“你去订货吧，记在我木料场的帐上。”

“是，先生。现在已是春天……”

“是的，我知道。”现在是荷尔蒙活动旺盛的时期，当地的小姐儿们正热情如火。说实在的，我自己过去也经常到荒宅去，在里头喝一点酒，点上几根蜡烛，把电晶体收音机打开，甚至在壁炉里生火——虽然这有暴露行迹的危险。没有什么事比在废墟里做爱更带劲的了。不过，保险套的再度流行倒使我颇感有趣。“你发现毒品了吗？”

“没有，先生，只有酒。你确定不要我去叫警察吗？”

“是的。”当地的警察似乎很关心士绅们遇到的问题，但要我和这些装出一副同情模样的警察一起站在有着五十个房间的废弃大宅周围，实在是怪别扭的。反正并没有造成什么破坏。

我钻进我的布朗哥汽车里，然后开车穿过大门，轮胎在碎石车道上嘎吱作响。碎石越来越稀疏了。在饱受严冬摧残的车道路面上铺加一层不到一寸厚的新碎石层需要五百立方码碾碎的青石，而每铺一码就得花 60 美元。我在心里默记着可要写信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岳父。

我得先在碎石主车道上开 200 码，然后再通过一段也需要添加碎石的 50 码车线短车道，才能到达别墅。别墅本身的状况良好，所用的进口石灰石、石板瓦屋顶、镀铜的窗框和排水管根本不需要维修，而且质地就像铝质的外墙板和乙烯树脂塑胶窗户——

样优良。

别墅的墙上爬着长春藤，当新长出的浅绿色卷须开始向上攀越时就该修剪，而屋后还有一个玫瑰园——这样会让你充分感觉到自己仿佛身处英国。

苏珊的车停放在车道上，这一辆绿色的捷豹 XJ-6 型汽车，是她双亲送给她的礼物——又是一件代表英国传统的道具；居住在这一带的人都有一种亲英倾向，这与祖籍有关。

我走进屋里喊道：“斯坦荷普小姐！”苏珊在玫瑰园里应声，于是我走出后门。我发现她坐在庭园里休憩椅上。我想只有女人会坐这类椅子。“早安，我的太太。我能打扰你吗？”

她正在喝茶，杯子在 4 月的凉爽空气中冒着热气。花坛上黄色的番红花和百合花在光秃秃的玫瑰丛中吐出嫩芽，一只蓝色知更鸟停歇在日晷上。这是一个使人心旷神怡的场景，但我看得出苏珊闷声不响，情绪不佳。

我问道：“你刚才出去骑马了吗？”

“是的，所以我现在穿着骑马装，一身马臭，福尔摩斯大侦探。”

我在她面前的铸铁桌旁坐下。“你绝对猜不到我今天在希克斯苗圃里碰见谁啦。”

“是呀，我怎么猜得到。”

我把妻子打量了一番。她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有着一头火红的头发——照我姨妈科妮莉亚的说法，这是精神病的确切症状——还有一只猫眼般勾魂的绿色眼睛，真叫人不忍将视线移开。她的皮肤上有一些雀斑，那两片起的嘴唇，对男人具有足以致命的性暗示。她的身体柔软，肌肉结实，对于一个已生过两个孩子的四十岁妇人来说，这已是相当难能可贵了。她会告诉你，她保持健康和快乐的秘诀是骑马，而且，从不间断。我疯狂地爱着这

个女人，虽然她有时会像现在这样郁郁寡欢、不理人——科妮莉亚姨妈也提醒过我这一点。我说：“我遇到了一个新邻居。”

“是吗？是 HRH 货运公司吗？”

“不，不。”根据郡志记载，亚罕布拉府也像许多大宅院一样，已经卖给某家公司；买卖于2月时以现金交易完成，地契资料则于一周后公布。房地产经纪人宣称他不知道买主是谁，但根据由保守派所进行的调查以及收集的传闻，范围已缩小到伊朗人、韩国人、日本人、南美药品商人，还有黑手党。这几种人就已经够使人忧心忡忡了。事实上，这些人最近都已在黄金海岸陆续置产。当今之世，还有谁能拥有这种财力呢？我们的防御线正在瓦解，这个社会已被置于拍卖场上。我说：“你听过法兰克·贝拉罗萨这个名字吗？”

苏珊想了一下说：“好像没听过。”

“他是黑手党。”

“真的吗？他是我们的新邻居吗？”

“他自己是这样说的。”

“他说自己是黑手党了吗？”

“当然没有，我在报纸和电视上看过他。我不信你从没听过法兰克·贝拉罗萨主教这个名字。”

“他是主教吗？”

“不是，那是他在黑手党里的绰号。他们都有绰号。”

“是真的吗？”

她啜着茶，漠然地向园中望去。苏珊和这座“伊甸园”里的大多数居民一样，排斥外面世界的大部分事物。她阅读脱洛勒普和克莉丝蒂的小说，从不听收音机，而电视机则只用来放映录影带，看老电影。她从电话答录机上听取天气预报，至于当地新闻，她则从《好新闻周报》和专为黄金海岸富户服务的几种高级

杂志上获知。对于坏消息，她则奉行梭罗的哲学：如果你读过一则火车事故的新闻，就等于读过所有的火车事故消息。

我问她：“这个消息使你不安吗？”

她耸耸肩问我道：“那你会感到不安吗？”

身为一个律师，我并不喜欢人家拿问题来反问我，于是我回教她一个轻率的回答：“不会啊。从今以后，格雷斯道就将得到联邦调查局的保护，会有探员四处监视着。”

她似乎在揣摩这个信息的含义，她接着问：“这个人……叫什么名字来着……”

“贝拉罗萨。”

“对了，那我要准备和他谈谈他那块地方的马道和道路通行权问题。”

“好主意，一定要跟他说明白。”

“我会的。”

我忽然想起一则愚蠢但很切合时宜的笑话，于是便讲给苏珊听：“当哥伦布在新大陆登岸时——这是一个笑话——他对一群美洲土著大叫 Buenos dias！——也或许是 Buon giorno！然后有一个印第安人便转过身来对他的妻子说：‘瞧，我们的邻居来了’。”

苏珊温和地微笑着。

我站起来从花园的后门走出去，让苏珊独自留在那里继续喝茶，并思考如何去向一个黑手党老大解释骑马通行权的问题。

第三章

黄金海岸有一项当地的传统：如果你徒步穿过别人的土地，算是非法侵入；但如果你是骑马通过，就是绅士。

我不知道法兰克·贝拉罗萨先生是否了解这一点，如果他已了解，我也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尊重这个传统。尽管如此，那个星期六的傍晚，我还是穿过介于我们两家之间的一排白松林，进入了他的地方。我骑的是我妻子的另一匹马——杨基，它是一匹六岁的混血雄马。杨基较温和，不像苏珊那一匹高贵的阿拉伯种马桑吉巴。杨基被猛骑了一阵之后，就算不擦去汗水也不会死于肺炎，但桑吉巴则总会得一些稀奇古怪且医疗费用惊人的毛病，必须请兽医诊治。而这正是杨基存在的理由——就像苏珊的捷豹汽车隔周要进一次修理厂时，我的福特布朗哥汽车就派上用场一样。但我猜想，如果想要有好性能，恐怕就得花本钱吧。

穿出松林之后，前面是一片草地。它原先是一片牧马场，现在则长满了灌木丛以及各种被放任不管时一定会长成一片森林的小树苗。

我敢肯定，贝拉罗萨就像大多数和他同类的人一样，最关心的是个人安全而非隐私权，因此我早已做好可能会被穿着黑衣服和尖头皮鞋、皮肤黝黑且头发油亮的持枪歹徒拦阻的心理准备。

我继续穿过草地，向一丛樱桃树走去。这时天色转暗，天气宜人，周围洋溢着清新泥土的芬芳气味。惟一的声响是杨基踩着柔软草地所发出的马蹄声以及从远万树梢所传来的黄昏鸟鸣声。总之，这是一个宜人的早春傍晚。

树丛中的一块空地上有一个凹陷的水塘，里面塞满了枯叶。水塘周围则散落着具古典凹槽风格的圆柱和毁坏的楣石。水塘远

端立有一尊长满青苔的海神雕像，他高高举着一只手，手上所拿的三叉戟部分已经断裂，因此看起来就像是挥拳挥了一半。海神的脚旁有四条石鱼，以前是能喷水的。这里是亚罕布拉府的其中一个古典园林，是仿罗马的一个废墟而建的，但讽刺的是，现在它自己也真的成了废墟。

亚罕布拉府的主宅本身并非古典式建筑，而是一座由灰泥墙、石砌拱门、铸铁阳台和红瓦屋顶所组成的西班牙风格建筑。支撑拱形门廊的四根柱子实际上是于 1920 年代从迦太基废墟中取来的——当时还时兴掠夺古迹这一套。

我不知道如果我有那么多钱会去干什么，不过我想我会有所节制的。随着所有生活必需品都正逐渐匮乏之际，节制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现象。不过，繁荣的 20 年代可是绝不会讲究节制的。

我骑马越过这座园林废墟然后登上一处小斜坡。亚罕布拉府就坐落在东面四分之一里处的黑影中。二楼阳台的窗户里透出一缕亮光，我知道那是书房所在的位置。

亚罕布拉府的书房和这座大宅院的其他许多房间一样，其建筑原型都取自欧洲。亚罕布拉府的原主人和营建者朱利叶斯，迪尔沃斯夫妇在 20 年代旅欧时，爱上了作东款待他们的主人家那座用手雕橡木建造的书房，那位主人是一个英国老贵族——我一时记不起他的名字和爵位。迪尔沃斯夫妇突然提出了一个惊人的价格要买下整个书房，结果那位不拘小节的老绅士接受了他们的要求。

我向着书房的窗户望了片刻，然后勒转马头向下驰去，返回园林。

这时，我看到一匹白马在两根倒卧的圆柱间嚼着春天刚长出来的青草。骑在马背上的是一个看起来很面熟的女人，她穿着紧

身牛仔裤和黑色套头毛衣。当我靠近时，她转向我，然后又别过脸去。原来是我妻子苏珊。我从她的表情可以猜出她想装成另外一个人，我的意思是，她想扮演一个角色。为了配合她，于是我喊道：“你是谁？”

她回过头来，冷冰冰地反问道：“你又是谁？”

我一时没有想好，就随便胡诌道：“我是这块土地的主人。你是迷路了，还是故意非法侵入？”

“都不是。我不相信像你穿成这样，又骑着一匹劣马的人能拥有这块土地。”

“不许无礼。你是单独一个人吗？”

“在你来以前我是单独一个人。”她反驳道。

我拉住缰绳，让杨基靠近她那匹白色阿拉伯马，和它并排站在一起。“你叫什么名字？”

“达芬妮，你呢？”

我尚未想好名字，于是岔开话题说道：“你该知道你侵入了谁的地方，请你下马来。”

“我为什么要下马？”

“因为这是我的命令。如果你不照着做，我会把你拉下来，要你吃吃我的鞭子。快下马！”

她犹豫了一下，终于下了马。

“把马系好。”

她把马拴在樱桃树上，然后面对我站着。

“脱下你的衣服。”

她摇摇头。“我不干。”

“你一定要，”我斩钉截铁地说道，“快点！”

她木然地站了一会儿，然后脱下套头毛衣，露出一对丰乳。她站着，手里拿着毛衣，仰望着我。“我一定要脱吗？”